文学新观察

《红楼梦》给中国作家带来哪些影响？

宋 庄

近日英国媒体评出史上“十佳亚洲小说”，《红楼梦》赫然居于榜首。一部《红楼梦》不但成就了海内外的“红学”研究，对作家的影响更是无可估量，评说、解析者有之，研究、续写者有之，《红楼梦》带来的争议与关注高潮迭起。

很多作家读得最多的书

“我记得非常偶然的一天，同学给我一本报纸包着的书，上面写着‘红楼梦’三个字，我为这三个字浑身发抖，紧张得不行……”作家阎连科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初读《红楼梦》的情景。为一本书而发抖，大概很多年轻的读者无法想象，却是那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红楼梦》是很多作家读得最多的书。作家王蒙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红楼梦》的内容之丰富令人琢磨不完。“表面上看那么琐碎——很多大人物都说它碎，胡适说琐碎，冰心也说琐碎，但是毛泽东喜欢《红楼梦》。《红楼梦》中提到贾政，说他正厅里挂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往浅里看，有吃喝玩乐，往深里看，包含着哲学、政治、文化、管理、人情世故……再找不着一本书，像《红楼梦》这么全乎。”王蒙认为，喜欢《红楼梦》的人也各不一样，有的人是从男女之情上喜欢，比如越剧就是一场爱情悲剧。朝鲜也改编了《红楼梦》，最感人的也是爱情悲歌。

王蒙曾在山东教育台开办《红楼梦》讲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充实，推出《王蒙的红楼梦（讲说本）》，此前还有《王蒙的红楼梦（评点本）》。

多年来反复阅读和点评，使王蒙越来越觉得有“琢磨头”。 但他始终觉得，自己只是业余研究《红楼梦》。《红楼梦》是一个很好的话题，隔长不短地讨论几个，对爱读书的人来说是一种精神享受，也是知识的拓展。王蒙在讲述《红楼梦》的时候，就力图把《红楼梦》还原成生活，研究它、分析它：打人是怎么打法，喝酒是怎么喝法，古人如何说笑，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像是参与了当时的盛况一样。这种心情，有一种把书本上的东西还原成生活的生动亲切的感觉，又包含着无尽的内蕴。

另一位上电视、讲“红楼”并在红学界掀起轩然大波的人，是作家刘心武。

苏联戏剧家梅耶荷德有一个定律：所有人说你好是彻底失败，所有人说你坏那你可能还有些自己的特点，如果有的人非常喜欢，而另一些人恨不得把你撕成两半，那就是真正的成功。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和续写《红楼梦》就符合这个定律。作为新一代红学研究考证派的代表人物，刘心武的研究成果自1990年代以后广受中外关注，他的第一篇研究《红楼梦》的文章《话说赵姨娘》发表在《读书》杂志。《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发表在1992年《红楼梦学刊》。刘心武在偶然的机会走进《百家讲坛》，他十分清醒地知道，自己要面对的也许是不耐烦的、没有知

识准备的观众，所以特别注意设置悬念，开头十三讲就是揭秘秦可卿，收视率很快就提升了。随后出版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风行全国，一时洛阳纸贵，销售数百万册。

“揭秘《红楼梦》就引起浪头了，‘续说’说好的不多，彻底否定的不少。我很坦然，我做了一件我喜欢的事，销售也很成功。”上《百家讲坛》、出书“揭秘”《红楼梦》，尤其是续写《红楼梦》给刘心武带来很多争议。刘心武自知续写风险很大，但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随时接受读者的批评。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平民红学研究者”。他坦然道：“在个别红学权威看来，我在红楼梦研究方面是没有发言权的，我的全部论说都是外行话。但红学作为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我不能因为不是红学家的身份就对《红楼梦》不问不理，‘多歧为贵，不取苟同。’”

能享受《红楼梦》的人是精神世界富有者

《红楼梦》“热”在大陆，也波及台湾。蒋勋“私家讲堂”在台湾各地对《红楼梦》的讲说，成为其《蒋勋说红楼梦》系列套书的雏形。《蒋勋说红楼梦》是蒋勋倾注半个世纪反复阅读《红楼梦》数十遍后的心血之作，也是他根据其对中国文化美学的精深研究，从人性的、文学的角度挖掘《红楼梦》独特的人文内涵。

和蒋勋一样将《红楼梦》搬上讲台的作家不在少数。作家王安忆在《心灵世界·小说讲稿》中，就收入了她在复旦大学对于《红楼梦》的讲解。“它有着极高的写实成就，在写实的层面上，它几乎使我们看不见作家的存在，好像这就是生活本来面目的显现，真可称得上‘天衣无缝’……它留下了那么多的悬案，就像真实的生活。人们研究它，不像是研究一个虚构的作品，而是在研究一个社会的一段历史。”王安忆对《红楼梦》的喜爱不仅仅停留在讲说上。2012年，她的《天香》被誉为一部向《红楼梦》致敬的作品，获得第四届“红楼梦奖”。

“《天香》写出上海申姓士大夫家族四代人的故事，整部小说气势恢宏，几十位家族人物的塑造，皆有特色。此小说可说是江南文化的百科全书、女红文化的经典，生动表现四代人的日常生活和志趣节操的传世巨作。”第四届“红楼梦奖”决审委员会主席钟玲如此介绍《天香》。“红楼梦奖”（又名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由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于2005年创立。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劳》、台湾作家骆以军的《西夏旅馆》等先后获得此奖，大致可以说明作家们的写作与《红楼梦》的渊源。

原《诗刊》主编叶延滨认为，《红梦楼》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光荣与骄傲，过去是，今天是，今后永远是。阅读和享受文学名著，从来是人群中的少数，但这个少数在逐渐增加，这种增加过程将表现为全民族文明程度的提高。不爱读名著或从不读名著，并非有错，因为这个世界可以热爱的事情还很多；不懂《红楼梦》或者难懂名著，也可以作为不读的理由，因为这个世界我们不懂的事情也很多；不爱读就说不爱，不懂不装懂，也是进步。热爱文学名著的人，他们一定也有历史、哲学、诗学或艺术方面的爱好。热爱引导阅读，阅读增加对生活的理解和热爱。能享受《红楼梦》的人，他们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是精神世界的富有者。

“因为有了曹雪芹和《红楼梦》，中国人面对着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普希金、托尔斯泰等等世界文学巨匠，而不会不好意思。”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红学家张庆善认为，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其深邃的思想、精湛的艺术和永恒的魅力，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部文学经典相媲美而毫不逊色。红学的发展历程及其成就，无可争辩地证明红学存在的合理性及其价值。任何文学大师和文学经典，都不是谁的恩赐和命名，而是一个历史的自然形成过程，又是一个接受、阐释、发现文学经典价值的过程。而决定性的因素是文学经典提供的对社会、对人生、对人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曹雪芹和《红楼梦》就是这样的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文学大师和文学经典。

《再生之门》：门内门外的观察和思考

李炳银

监狱，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说，是一个独特而神秘的所在。许晨、李延国的长篇报告文学《再生之门》，把自己的采访、观察和思考投向监狱，以山东省监狱的发展历程和现实的表现为对象，生动地描述了中国这所监狱监管改造罪犯的情形及其自身在观念行动上的改变，让人感到内容新鲜，感悟颇多。两位作家在独特的题材领域的调查和表达，对于人们了解中国社会的深入变革和文明民主进程具有很好的参照作用。

山东省监狱，也有过其它地方监狱相似的发展经历，由小到大，由简陋到健全，由传统到现代，也曾经有过坎坷和曲折，但在兰俊昌、阎忠岳、杨永巨、费广和以及齐林山、齐德玉、齐晓光父子等几代人的无私付出和勇敢智慧坚持发展下，这里的面貌日益改观和进步，如今成为全中国的先进监狱典型，受到全国和世界很多国家人士的高度评价。特别是进入新世纪齐晓光监狱长主政以来，在这里开始的不少重大的符合时代和文明趋向的改变，使得山东省监狱的个性和特色更加的明显。像入监“不剃光头，取消下蹲”等不少“以人为本”、“法德结合，文明改造”、尊重犯人的尊严和权利等监管理念的形成和行动落实，使得这里原本坚硬、冰冷和干枯的日常运行情形明显有了改变。像“三像三心”、“三亲工程”、“雷锋大集”“给刑满留用人员评职称”等等活动的开展落实，就使“逃脱大王”改变了态度，“冥顽”的犯人有了转变，“痴迷”的犯人有了醒悟，犯人即将举起的屠刀上交了，导致监管进入平稳良性的运行过程。这里如今“18年未发生罪犯脱逃、凶杀、暴狱、成批疾病死亡等重大事故，连续12年无罪犯自杀，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率一直在4%以下，创造了世界瞩目的监狱管理奇迹。”

中国的监狱，不仅仅是“囚禁”、“关押”和“惩罚”等按照一些传统和习惯处理罪犯的地方，还是一块“再生之地”。它坚持实行“惩罚与教育，劳动与改造”的监狱管理运行制度，目的是：促使罪犯改恶从善，真诚悔过，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这些面对犯罪者罪恶、丑行、违法行为时既给予严厉的惩罚，同时又期望通过教育和劳动改造而使其“再生”的监狱行为，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礼法思想和现代人权人性观念下的一种独特监管现象，代表了时代的潮流和文明的趋势。

从齐晓光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勇气和智慧，看到了无私和坚韧，看到了职守使命和浓厚的家国人文情怀。他是威严的狱警，也是慈祥的兄长，更是国家民族的赤子。他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将工作做到了最好，为中国的监狱赢得了很多的掌声！《再生之门》，也是打开的中国监狱之门。这里不光拘囿罪恶、丑陋，这里还在产生高端的理念和新生的人群！

这部作品，虽然追踪了山东省监狱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作家却没有写成历史文献记录，而是始终围绕着人的行动、精神来着笔，以真实的人物和故事情节说话，由监狱这个幽微的地方开始，沟通了历史和时代的大背景，联系了犯罪、监管、惩罚、教育、再生等很丰富的有关国家、个人、法理、人性、人权和命运的内容，是一个面向现实和时代人生的书写，颇多有益。

秋意 李海波摄

偶遇古茶树

杨 玺

一棵古树茶披星戴月从明朝走来
胸挂红花
头伸进云天外
脚踏进吉祥之地
叶徜徉在天上的后花园

一粒粒导弹般的果实
饱满有力
弥漫千年清香与贵妇之气
偶尔伸伸懒腰
总想把蓝天白云揽入怀中

梦，从汾河源头开始

赵国增

管涔山举着芦苇的嫩芽，破水而出
深藏的珍珠，在石壁龙口跳跃
咬碎的白银，以澄明之心
聚集。汹涌。成为方塘
成为生命的源泉
这被誉为“晋地之根”的流水
把“汾源灵昭”石刻磨得铮亮
她像母亲一样，明亮的眸子
倒映着城市的灯光
倒映着农舍的炊烟

她甘甜的乳汁
滋养、繁衍着万物生灵

雷鸣寺饱经沧桑再也敲不响钟声
但儿女虔诚的香火依然缭绕
万年冰洞与火山相容的传说
把管涔山涂上了神秘的色彩

是的，我们的梦就在这里
就在母亲河！我们会从源头出发
走向远方的远方——

纪念《四世同堂》问世70周年研讨会举行

自1944年起，老舍先生在重庆北碚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为纪念这部作品问世70周年，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国老舍研究会共同主办的专题研讨会日前在重庆北碚区举行。

《四世同堂》是和《骆驼祥子》、《茶馆》并列的老舍三大代表作之一。老舍自称《四世同堂》是“对抗战文学的较大的纪念品”，是他“用时最长，也是最好的一部作品”。这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出版，通过描述沦陷北平小羊圈胡同里的居民的悲惨遭遇，详细而真实地再现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情景，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作品同时阐述了文化对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将中国民众由完全无知到民族觉醒的漫长而曲折的路进行了完整而深刻的剖析。《四世同堂》刚一问世就被翻译成日文出版，被日本进步学者称为“一部每一位日本人必读的作品”，“是反战的人生教科书”。《四世同堂》还有英文、法文、德文、越南文等多种译本，并成为畅销书。法国《红色人道报》称“《四世同堂》使法国人想起了沦陷的巴黎”。新版法文译本的《前言》是法国著名作家、20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所写，他称老舍先生是“自己的老师”。

自2005年起，在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地方，重庆市北培区专门成立了“四世同堂纪念馆”。 （莫 骄）

莼菜羹

陈 曦

在同里吃饭的时候，端上来一碗莼菜羹。

碧绿的莼菜映得大半碗羹都是翠生生的颜色，蜷缩着的叶子像是微型的荷叶，又好像龙井的茶叶，瘦条条的身躯，在汤里立着。

莼菜？我在心里默默地念了一遍这个名字。好像害羞的姑娘不肯转过身来一样，属于这个名字的记忆迟迟不肯浮现在脑中。但是我近乎执著地回忆着，因为我知道，这个名字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属于她的婉转的故事。就如它的发音，气流软软地拂过舌头，就像是江南的风。

张翰。不就是他么，历史中一抹轻狂的亮色。就是他的不知是洒脱还是任性，成就了关于莼菜的一番佳话。《晋书·张翰传》里的一段话：“张翰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莼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归。”

就这样，为了一碗莼菜羹，这个身居高位的人辞官回了老家。姑且不论这个人有没有更加深刻或者避世的理由，莼菜羹总归是牵动了他的心的。相隔千里，便有一根香味的细绳，勾住他的鼻子往江南去了。

那么，这就是千年之前的莼菜羹？望着眼前曾经牵动张翰的美味，我不禁慎重起来。调动起全身的感知神经，充分地体会着莼菜的味道。

有点滑的口感，顺着口腔满嘴地溜着，牙齿也找不到着力点，只能让莼菜逃了去直接滑进喉咙里。好不容易抓住了使劲嚼一嚼，一股江鲜味顺着牙龈渗透上来。千年前的张翰，也是这般体会的吗？

身边是同里的小河，不知道流淌了多少年，水色已经显得愈发深绿浓厚，连船上的桨，也染成绿色的了。只是乌篷船里坐着的，再也不是手执纨扇、饱读诗书的公子，或者是低头摆弄裙摆，不见珠花点点的小姐姑娘，而多是金发碧眼的外国游客们。顺着河道望去，一眼便穿透了好几座桥，用最温柔的弧度，连接起两岸的人们。两岸酒旗当风，只是翻飞着再也招揽不回当年的顾客。正午的阳光照着，在木桨撞击着船身的钝声中，这里积淀的过于醇厚的历史似乎开始发酵，于是整条街便飘着酒香似地有些熏人。眼皮一眨，就感觉归来的张翰走在那酒旗下似的。宽袍广袖，还带着京城的车马灰，便急不可待地沿街找着自己当年最喜欢的酒家了。胡子还一颤一颤的。

于是，他可以坐我的对面，我们可以一起尝尝这莼菜羹，聊一聊这千年的时光。最重要的，是看看这么多年了，莼菜羹的做法是不是有所不同。

竟然有些感动。人有时候对于故乡的怀恋，会达到一种不可抑制，不可忍受的程度。就像我求学在外时，想起南京的鸭血粉丝汤，会恨不得马上买张火车票，到时候跳下火车来便吃上一碗。那种怀念的情绪，会让你想要冲破一切阻力，把所有的后果都任性地抛在一边，奋不顾身地回归到那种熟悉的味道。

虽然是现代人，但是好像反而不能够像古人那么洒脱。张翰可以为了眼前的这碗莼菜羹放弃打拼了多年的官位，我却得猛地敲敲自己的脑袋，试图把这些胡思乱想逐出脑外。

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 如果可以，我也想做一个这样随性的人，把所有的决定交给胃。让这个怀乡的胃，带着我回到这个盛产莼菜羹的地方。